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四十回 一體君臣祭祀同

他們到達艾爾倍特山時，已是黃昏時刻。此山係南北縱向，威靈頓的軍營就駐紮在朝東那片陰影籠罩的平坡上。第一天駐守時，這些初次離家的青年已經難耐孤寂，威靈頓便叫當局支援了一個「虛擬實境樂園」，裡頭有大型高空彈跳、雲霄飛車、立體身歷境電影院、高級夜總會、餐館……可以說應有盡有。山頂是殘霞輝映，山腰的霓虹燈卻閃耀得有如七彩繽紛的巨型寶石。

黑金剛從棧窗看下去，這哪裡像在追緝要犯，直和王公貴族巡狩差不甚多。

他不打算與威靈頓照面，以免平添變數。反正威靈頓要的是面子，事後把功勞給他，勝過事前和他商量。

黑金剛甚至不打算紮營，兵貴神速，尤其是偷襲。威靈頓答應給白衣長老五天的時間，今天是第三天，此時山腰上又歌舞震天，黃道會一定不會嚴加防範。他吩咐文祥等人在天空巡邏，隨時準備支援。然後七個人分乘七輛動力梭，直向山頭駛去。

電腦在儀表上標明了敵方山洞的位置，這山洞很長，洞口在前山，標高約兩千公尺。山洞呈十五度斜角，向後山下方延伸，大約下坡五公里處，在與另一座山接壤的狹谷旁，則是一個二十公尺直徑的太空船發射孔。

這一處山區原來曾發現金礦，金脈掘盡後便荒廢了，卻留下很多坑洞。白衣長老等找到一個深長的礦坑，經勘察後，認為地勢極為理想，尤其是在地底的幾個坑洞下，還有一條又深又長的坑道，作為太空船發射場，不僅隱秘而且安全。更兼以中子做火箭推進動力，需要一個承載反作用力的緩衝墊，這種坑道最是理想不過。

至於前山的主控中心，是先挖空了高約八公尺、寬二十公尺、長五十公尺的空間後，再在洞壁敷上一層鋁化聚乙烯的合成物質。這種物質既能導電又有加固作用，偵測的電波透不過去。所以動力梭上的電腦儀表只顯示出所在位置，而無法測知內部狀況。由於戰線太長，黑金剛等只有七個人，若力量分散，不易成功。顯然目前只有三個目標，一是發射場，一是通道，一是主控中心，三者之間相距長達五公里！千奇建議由文祥等人進攻發射場，但黑金剛怕他們經驗不夠，反而打草驚蛇，壞了大事，只得作罷。細商之下，只得改變初衷，七個人把動力梭連成一體，大家協力攻擊主控中心。

黑金剛先確定能量輸送途徑，再把動力梭連人員都縮小十倍。在能量控制自如的情況下，這不過是一種位能調變的物理現象。但在此刻，他們要像蚯蚓一樣，從地裡開出一條隧道，鑽進山洞裡，如果能量供應不足，便會發生危險。對這些生死置之度外的特遣隊員來說，成敗是唯一的考量，至於其他的，他們連想都不去想。

動力梭像個鑽子般，瞬間就鑽出了一個直徑十五公分的大洞。最初行進得相當順利，向內推進了三十公尺後，速度漸漸慢了下來。這種情形有如流水通過管子一樣，水管的長度相當於阻力，徑口則等於助力。當距離越來越大時，十五公分洞身所提供的能量相對的也就越來越微弱了。

慢一點關係不大，不料到達鋁化聚乙烯這一層時，由於鋁是金屬，也能吸收能量，眾人感到梭身一震，動力梭的能量竟急劇流失。黑金剛喊聲不好，如果能量完全喪失，他們將會被嵌在土道中，永遠不能離開。

動力梭本有部分貯存的能量，其餘全靠洞身傳來的電磁波補充。由於梭身體積縮小，能量貯存有限，而土地中微量的金屬，早就干擾了電磁波的傳遞，再加上目前距離地面已有五十公尺，一碰到敵方大量吸收能量的保護設施，其危險性可想而知。

古嚕嚕很清楚這種後果，忙叫：「快退出去！」

黑金剛在控制座上，全身顫抖地說：「能量不夠！」

古嚕嚕急道：「用逃生設備！」

黑金剛一按紅鈕，沒有動靜。燈光已熄了兩盞，眾人覺得身體好像要爆炸了。壓縮的身體本來全靠位能的內壓維持平衡，此刻失去壓縮力，位能有如被放鬆的彈簧，全力向外反彈。各人耳中的電腦也發出嗚嗚的嗚聲，那是功能即將衰竭的前兆。

蘇珊喊道：「我受不了！我的手要炸了。」

古嚕嚕安慰她道：「不要怕，死不過是一眨眼的事。」

蘇珊是第一次與眾人出任務，她特別謹慎，一直把噴筒拿在手上。

蘇珊吃力地說：「我手上的噴筒……」

古嚕嚕立刻說：「對了，噴筒！」

這時人人感到窒息，全身腫脹，空間似乎越來越小了。聽古嚕嚕一喊，也不管有什麼用，每個人使勁地把身旁的噴筒舉起來。

那噴筒經過改裝，碳鋼的氣壓瓶裝有一千個大氣壓力的液化氣體。這時動力梭已壓縮了十倍，即相當於儲存了一萬倍的大氣壓力！

這時能量壓力一去，那個碳鋼氣壓瓶已經承受不住，行將爆炸。幸而蘇珊即時提起，危機當前，但也正是轉機。古嚕嚕費力地說：「打開……梭頭……噴口……」

黑金剛身體較胖，內壓特別大，這時已是面紅脖子粗。聞言使盡了全身的力量，把梭頭噴口打開。古嚕嚕去掉噴嘴上的封蓋，將噴頭用力插向梭頭的噴口。那一萬個大氣壓力就像一顆炸彈，瞬間噴將出去，鋁化聚乙烯層登時被衝開一個小洞。

緊接著古嚕嚕又插進第二個，第三個……，那塊填充塗料立刻掉了一大片。梭身前段已擠出洞外，有了新的能量，黑金剛馬上將速度加到最大，終於動力梭脫出困境，「咚」地一聲，重重掉落洞中。

這裡正是白衣長老工作室前的走道，那一聲聲「破破」的爆炸，再看看洞頂像飄雪花般，掉下片片碎渣，十一鬼早就聞聲而至，一個個嚴陣以待。動力梭著地後，驟然又恢復原狀。眾人往梭內一看，裡面竟然坐著七個奇形怪狀的男女。

動力梭外壁有電離罩，白衣長老也很識貨，知道一時之間無法攻破。但若缺乏能量，動力梭也不過是個廢物。他立刻下令，在離梭十公分的地方，用高密度的金屬網將梭身罩住，以隔絕外面的能量波。等到梭內貯存的能量耗光了，再作處置。

文祥等人眼看動力梭鑽進地下，以為穩操左券，幾個人指指點點，談論那半山的嘉年華會。左非右說：「這些人真是好命，現在丟一個核子彈下去，保證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痛苦，說不定永遠停留在天堂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叫好命？那山石草木命不更好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本來嘛，只要無心，誰命不好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通通好命？那又有什麼好談的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誰又談了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文哥太認真了，左哥不過是諷刺諷刺罷了。」

文祥不以為然，說：「諷刺別人就是諷刺自己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別磨牙了，我們在作戰呢！」

衣紅說：「又來一個更認真的！」

左非右笑道：「紅姑娘打算另闢戰場！」

衣紅說：「噢！我們不是同盟嗎？」

文祥笑道：「還是跟我結盟吧！」

左非右捂起耳朵，連說：「肉麻！肉麻！」

大家正在取笑，耳邊傳來杏娃的聲音：「黑金剛七人已失陷洞中！」

文祥大驚，道：「杏娃，妳再說一遍！」

杏娃說：「他們被俘了！」

文祥說：「怎麼可能？」

杏娃說：「山洞裡有反能量設施，我們先前不知道。黑隊長用壓縮系統，結果能量供應不足，他們衝進去以後，我們就失去聯絡了！」

文祥問：「他們現在在哪裡？」

杏娃說：「在山洞裡。」

文祥問：「妳知不知道確實的位置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不知道，你們也進不去！我們沒有這種經驗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？」

四個人都傻了眼，文祥把動力梭停在一座山頭，以便靜心思索對策。

等了好一會，倒是杏娃耐不住了，問道：「怎麼辦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有什麼辦法？他們有危險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不知道，假如他們不離開動力梭，而對方又隔斷了能源，恐怕只能撐上三個小時。」說到這裡，杏娃突然停了一會。她運算的速度極快，這一停頓，顯然不是在計算什麼，而是在思考。思考要先有判斷力，知道自己的立場與目標，才能將所有已知的資料，作各種排列組合。杏娃又向前跨出一步了！過了一會，她輕快地說：「大家不必緊張，如果他們不太笨，應該能活上三天。」

這一剎那，杏娃輕鬆愉快的語調，讓大家瞠目結舌，反而把當前的危機推到一邊。衣紅追問：「妳怎麼突然想到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嘎！我最初只是根據常理判斷，動力梭那有限的空間，在密閉狀況下，裡面的空氣只能維持三個小時。」

衣紅說：「難道不能開窗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可以，但那有幾個變數，一種可能是對方很笨，這個機率不高。如果對方真的很笨，就不會想到要斷絕動力梭的能源，我們也不會失去聯絡。既然對方不笨，動力梭只要有一點縫隙，對方就可以乘虛而入，所以開窗的可能性是零。」

衣紅最喜歡推理，跟著問：「那怎麼活過三天呢？」

杏娃的一聲「哈哈！」把四個人嚇了一跳，開天闢地以來，電腦第一次的笑聲，居然發生在最危險的時刻。杏娃說：「妳也沒想到吧？他們帶了七罐壓縮空氣，本來打算作武器用，現在卻成為救命的寶貝了！」

風不懼澆冷水說：「如果我們想不出方法救他們，再多活三個月也沒有用！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我必須承認我不能想辦法。因為師父說，發明創造要留給人類，不許我多想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妳師父有沒有教妳怎麼想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有，就是用排列組合，我雖然不能用，但是妳可以用。」

衣紅說：「謝了，我就是對數學一竅不通！」

左非右搶說：「占卜也是一種排列組合呀！」

文祥立刻問左非右：「左兄，能不能算一下，他們陷於山洞中，安危如何？」

左非右衝口說：「他們陷於山洞之中，是吧？如果用這個來取卦，陷為『坎』，山為『艮』，合為『蹇』卦……」

文祥對卜卦逐漸有點心得，正好印證一下，於是說：「這樣準嗎？總共只有六十四卦，那只要有人陷在山洞裡，不都得到同樣的卦了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通通一樣？那又有什麼好談的？」

三人聽他學文祥的語氣，都笑起來了。左非右繼續說：「占卦要靈活，再多的排列組合也有重複的可能。關鍵就在占卜者起卦這一剎的心態，一般稱之為『外應』，外應是個亂數，變化無窮無盡。解卦就是要利用這些亂數，占卜者功力的高低，全在他對外應的理解。這正是拿卦的基本條件，如果不用亂數，就會受到個人意識的左右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懂了，陷於山洞是我說的，對你而言便是外應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沒錯，蹇卦說：『利西南，不利東北，利見大人，貞吉。』在中國，方位的定義代表能量的變化，因為中國的地勢是西北高而東南低。這句話除了方向外，還說了他們陷落的地點，如果是在高處，必然有利，不利之處，是在不高不低的地方……」

杏娃說：「抱歉！我打個岔！」

衣紅說：「噢！妳居然客氣起來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見笑了，難道我以往曾無禮過？」

衣紅笑說：「妳的幽默感還不及格。」

杏娃不理她，問道：「只有一種方法斷卦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不，卦只是綱領，事物是變易的，人是活的，斷卦方法多得不可勝數。我相信妳師父教的方法一定更高明，我這種精確度比較差，但比較容易應用。」

杏娃說：「你剛才說得很準，這個地洞的高度可以分成三段，最低之處是太空船發射場。本來他們計劃進攻中段的通道，但考慮到這一段太長，變數太多，所以決定先攻最高點的主控室。我以為他們選錯了，根據你的『外應』，我現在一想，果然是最有利的。正常情況下，動力梭可以在地下穿越數百公里，但是幾十年來，我們沒有實戰經驗。那段通道離地面最遠，一旦失陷了，危險更大。」

文祥頗有同感，點點頭說：「是的，你們就像沒有任何作戰經驗的軍隊，儘管配備精良，一旦發生狀況，卻沒有變通的法子。」

杏娃說：「所以我們把這次襲敵當作演習。」

文祥說：「演習？代價未免太高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以一百億人口來計算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好了，左哥，你快說吧！又過了十分鐘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下一句是：『利見大人，貞吉。』是說有利於成就大事，只要所作所為正當，就大吉大利。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叫所作所為正當呢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妳這不是跟我作對嗎？我怎麼知道？我猜是那七罐壓縮空氣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這樣占卦有什麼用？不明不白的，害得我以前……」

左非右說：「害得妳怎麼樣？快說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才快說！就這些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此卦看來是凶，但凶中帶吉，因為九五、六二得正位……」

文祥急忙止住他說：「別慌，慢慢來，我正在學卦，什麼九五九六的，一時反應不過來，能不能講清楚一點？」

左非右便說：「水山蹇是卦名，上水下山，水的三爻是陰陽陰，山的三爻是陽陰陰，共為六爻。水在上，位置是外卦，指的是大環境；山在下，指的是身處的小環境。」

文祥點點頭，說：「這個我在火星上，也聽胡灼講過。」

衣紅馬上插上一句：「不許胡說！」

左非右繼續說：「水代表險惡、變化、不定、寒冷等等，山則象徵平安、穩定、可靠等現象。綜合來說，情況雖然險惡，但是身邊有安全保障，所以大致無事。」

文祥問：「那九五呢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九代表陽爻，六代表陰爻，這些都是術語，是為了理解上的方便，以免和平常使用的概念相混淆。單數爻位是陽，雙數爻位是陰。如果陽爻佔單位，或陰爻佔雙位，叫做得位，就是適合的意思。」

文祥說：「所以九五是得位，六二也得位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對了，還要知道一點，在結構上，三爻象徵天人地三才。上爻是天，又象徵規律；中爻是人，象徵變化；下爻是地，象徵實體、現象。人為萬物之靈，在外卦，其位為五，即在大環境中為君王、主宰。在內卦小環境中，其位為二，則是地方官、家長或自我等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不很好嗎？內外主宰都很適當。」

左非右：「所以『蹇』字意思上雖是乖蹇，代表不好。但在變易之中，要先有不好才有好。懂得易理之後，對人最大的幫助，就是能透悉天道的變易。」

文祥若有所悟，說：「嗯，我總算懂了一點，易理原來就是自然之道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可是乖蹇的原因何在呢？那就要利用動態關係分析了。分析時應以生機為主，是由下向上。初六是陰，陰居陰下，弱乘弱，是時機不當，應該等待。正因時機不當以致遭遇乖蹇，而有此失。六二又是陰，為上一陽爻所壓，正是危難之際。到了九三為陽，上下皆為陰爻，由於上卦為坎，故宜忍耐等待。再上去是六四，在兩陽之間，困苦壓迫，正應努力。九五正位，苦盡甘來。上六為陰，絕處逢生，謙讓君子也。」

杏娃說：「但願如此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必然如此，但其中變數很多，如果所行不正，那就很難說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說了等於沒說，你卦也卜了，我們到底該怎麼辦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依我之見，目前時機不對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這卦是他們的呀！我問的是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他們與我們休戚相關，妳想想，對方此刻難道不會加強防守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好！算你有理！然後呢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要等外援。」

衣紅說：「外援？哪裡有外援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九五呀！九五之尊是外卦之人位！」

文祥說：「有可能，是地獄王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看是姜森。」

文祥說：「他怎麼能算九五之尊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是，至少他是自覺會的創始人，這不都是象徵嗎？」

風不懼作了半天壁上觀，終於說話了：「我不同意！左兄的卦我是相信的，但是我認為，要靠自己的力量！」

衣紅說：「好極了，你就出點主意吧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為什麼要我出呢？我們先不要急，慢慢想，總會有辦法的。」

所謂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，文祥四人一不知洞內情況，二知自己毫無經驗，想來想去，也想不出什麼良策來。

衣紅雖然機智過人，但是她得靠對方先自暴其醜，對策才能如明鏡般反射出來。目前情況不明，她腦中也是一片空白，什麼都想不出來。
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夜色已合，山腰上的遊樂場，燈火與明星共耀，樂聲隱隱，想來歌舞正酣。天下這麼的大，世人如此之多，電腦的能量又無與倫比，偏偏七個人失陷敵營，平素自命不凡的幾個人，此時竟然束手無策。

就在此時，眾人感到地上微微震動，只見右前方山下閃過一陣暖暖火光，一架太空船冉冉升起，離地百餘公尺後立即加速，一閃即衝向高空，瞬間杳不可睹。

眾人正錯愕中，又見一架升起，三艘太空船就這樣連續消逝在遙空。

杏娃說：「這是中子推進的太空船，比我們的技術還差一個級次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是黃道會在火星作怪的開始。」

杏娃說：「不是開始，你在火星見過他們。」

文祥說：「只是苦了火星上的人民。」

杏娃說：「未必，紅教教主勸我放他們到火星去。」

文祥一聽，這才理會到自己的境界還差得遠，竟然沒有一點寬容的雅量。他心裡慚愧不已，低下頭來，不再說話。宇宙中的一切只是能量的變化，好壞是非都是依個人立場判定的，這些道理自己不是不懂，但是自小養成的習慣，便是站在一己的立場，隨意妄用不成熟的判斷。自己尚且如此，又怎麼要求他人？

過了幾分鐘，杏娃打破岑寂，說：「我沒有徵求你們的同意，已經把若傑請來了。待會姜森也會來，如果還有人幫得上忙，請告訴我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妳能不能派機器人去攻山洞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可以，但我不願損失這七個人。」

正在說時，若傑背著比爾，突然現身了。

「天哪！這種場合你也把比爾帶來？」文祥不敢相信。

「笑話！什麼場合？彼得是我的老朋友，這個面子他總得賣吧？」若傑和眾人打了招呼，意興風發地說。

比爾苦笑說：「除了丹妮，他是誰的話都不聽。」

若傑說：「笑話！」

比爾說：「是的，你還聽得下笑話！」

若傑說：「我是說，只要有理，我為什麼不聽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來做什麼？」

若傑說：「當局說，我曾是地獄王，應該能收伏彼得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打算用什麼收伏他？」

若傑說：「跟他講道理，感化他！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他不聽呢？」

若傑說：「用法力降伏他！」

衣紅說：「對了，那你怎麼能帶比爾去？」

若傑笑說：「比爾是我法力的一部分呀！沒有他，我是狗彘不如！」

比爾苦笑說：「他的法力全在一片能源轉換晶片上，他為了不和我分離，已經把晶片移植到我身體裡了。」

若傑說：「這樣多好！有隨軍牧師，我怕誰？」

衣紅說：「萬一你們分離了呢？」

若傑哈哈大笑說：「這才是笑話！可能嗎？」

比爾又說：「分不開了，我們已經成了連體人。」

衣紅聽了直搖頭，說：「豈有此理！」

若傑說：「管妳有什麼理，我先去把問題解決了，再和妳大辯三百回合！」說罷，又是一陣輕風，走了！

「真是個怪人！」文祥感歎道。

衣紅懷疑道：「他去有效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在他身上安置了一個聲頻能量轉換器，能將聲波轉成地震波。等會他見到正主，我們就能聽到他們的談話。」

果然，只聽「咚」的一聲，像有重物落地。有人喝道：「喂！你是什麼怪物？從哪裡冒出來的？」

若傑大聲說：「我是你爺爺！快叫彼得來見我！」

那人說：「彼得？我們這裡沒有這個人！」

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來：「不是人！防禦系統出了問題！」

一人說：「警示燈沒有亮呀！」

那蒼老的聲音說：「笨蛋！敵人都進來了，還不快去檢查！」

若傑哈哈大笑說：「彼得！你不認識我了？你那套安全系統，你的武器、毒氣，哪一樣不是我賣給你的？怎能攔得住我？」

那蒼老的聲音顯然便是彼得的，只聽他驚訝地問：「你是誰？我不認識你呀！」

若傑說：「我是若傑呀！」

彼得說：「若傑？哪個若傑？」

若傑說：「嘎！對了，現在的我是本尊，你大概只認識我的分身，看吧！」

洞裡一陣驚愕聲，四人相對一笑，想像得出黑人出現時的景象。彼得果然大聲說：「原來是你！地獄王！來此有何貴幹？」

若傑說：「聽你的口氣，好像不想見我！」

彼得說：「什麼話？」

若傑說：「你在搬家，是不是？想賴我的帳？」

彼得說：「賴帳？笑話！你那些鬼設備，什麼中子彈、氫彈，都是唬人的玩意，我不要了！你自己搬回去吧！」

一人說：「怎麼？你出爾反爾！你說好要留給我們的！」

彼得說：「哈！怎麼有這種笨蛋？你也不照照鏡子，我憑什麼要留給你？」

那人說：「憑我們受了洗呀！」

彼得說：「蠢蛋！洗個頭算什麼？來人！把他們都給綁起來！」

裡頭一陣混亂，叮叮咚咚的響個不停，好像幾個人大打出手，但沒有多久就平息了。只聽那人還在呼喊：「你還需要我們保護呀！怎麼只一句話就反臉無情？」

彼得說：「再過一會我就要上太空船了，要你們何用？」

若傑說：「你是說，連我也沒有用了？」

彼得說：「算你有自知之明……」

有人插口說：「報告長老，姜森博士在門口！」

彼得說：「姜森？他來幹什麼？等一下，我來……」

只聽姜森說：「不必了，我已經進來了。」

彼得高聲說：「會長！您怎麼來的？這邊很亂，請到裡間坐吧！」

姜森說：「不必，這個金屬網下的幾個人都是我的朋友。這裡面有些誤會，請你放了他們，有話好說。」

彼得說：「會長，您不知道外邊的情況，這件事您不必管！」

姜森說：「我當然要管！你是我組織中的一員，這些人也都是我引進的！」

彼得聲音大了起來：「姜森！這裡的事你管不著！」

姜森說：「管不著？珍妮！妳說！妳聽誰的？」半晌沒有下文。只聽姜森又說：「哈瑞！弗朗明哥！你們呢？」

彼得哈哈大笑道：「姜森！你太理想化了！你閃開，我就放你一馬！」

姜森說：「這個黑人是人嗎？怎麼連影子都沒有？」

若傑笨笨笑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姜森，怎麼有眼無珠，相信這個大混球？」

彼得大叫道：「鬼扯蛋！放毒！快放毒！」

裡面一陣騷亂，突然又是「咚」的一聲，接著幾聲「吱吱」，傳感器壞了。

杏娃說：「糟了！若傑完了！姜森也完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可憐的比爾！可憐的湯姆！可憐的我們！走吧！」

文祥問：「到哪裡去？」

衣紅說：「他們都落入白衣長老的手中了，我們能獨活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一來我們要更小心，否則他們還有什麼希望？」

衣紅說：「白衣長老馬上就要走了，他們還有希望嗎？老實說，耍嘴皮子我還行，這種真刀實槍的事，我甘拜下風！朋友一場，趕去見最後一面，也算是做該做的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不同意，死算得了什麼？死前想見一面也是私情！我們修道人怎麼可以輕言送死！」

兩個人爭執不休，左非右聽不下去，拉一拉風不懼，一前一後的下了動力梭。

這時已是凌晨，兩千多公尺的高山上，罡風陣陣，峭寒逼人。他們雖然身著恒溫衣，但露在外面的皮膚，仍感如有細針相扎。兩個人不約而同地，都想找一個避風寒的地方。在夜視鏡下一看，四週光禿禿的，沒有一棵樹木。山頭不遠處倒有一個石堆，兩人便朝那方向走去。

一到石堆邊，便覺得事有蹊蹺，這些石塊分明是人工堆砌的。為什麼有人在這鳥不築巢的地方堆砌石塊？再一細看，不僅石塊堆得整齊高大，還用蛇籠般的鐵絲網綁得牢牢的。兩人更是好奇，爬到石堆上，居然聽到嗡嗡的說話聲，石縫中還有熱風吹出。兩人恍然大悟，原來這是一個通風口，一直通到下面的地洞。

是通風口又怎樣呢？難道對方不會防範？他們人手眾多，自己這邊只有四個人。兩個人你看著我，我瞧著你，好像機會就在眼前，偏偏不知道要怎麼運用！

左非右頹然坐在石堆上，一眼見到山腰霧氣滄渤，身邊的石塊有些潮濕，原來薄霧已經凝成露珠了。

左非右靈光一現！他對電子原本在行，也曾設計過一些工具。他想到如果應用分子電場技術，將噴膠器縮小，所噴出的膠自然同時縮小成霧氣。理論上，當膠霧體積還原時，便會成為塊狀膠。

可是還有一個問題，噴膠一遇到空氣就會氧化，變成帶韌性的固態，這時黏性便會降低。有沒有辦法延長膠霧氧化的時間？當然可以，笨能夠稀釋這種膠呀！一旦稀釋了，噴出的粒子會更細，等到還原成塊狀膠時，效果更為理想。

有了噴膠，讓它順著通風管道，便可以到達洞中每一個角落。對方防範得再嚴密，也絕對堵不住霧氣般的微粒。等到霧粒還原時，已經變成塊膠了，人被塊膠膠住了，整個系統都將癱瘓。屆時再從大門攻進去，豈不是成功在望？

左非右興奮地大叫一聲，把風不懼嚇了一跳，左非右拉拉他，兩人迅速跳下石堆。好在沒有引起注意，左非右作了個手勢，轉身跑回棧內。也不管文祥和衣紅爭得如何，便把自己的構想說了一遍，最後還加了一句：「這個計謀與剛才的卦象完全吻合！因為上卦是水，上六如果動了，變成陽爻，是巽卦，巽是風、是霧，是我們的救星！」

杏娃接著說：「有道理，黑隊長也有這種構想，只是分子電場所需的能量，與其距離平方成正比。分子間的距離大概是十的負九次方米，縮小十倍需一千萬電子伏特。若以他們主控中心的空間來計算，大約要一億瓦特的電力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一億瓦的電力是一回事，做不做得得到和該不該做才重要！」

杏娃說：「那我只好調用一顆繼電衛星，明天很多人要來抱怨了。」

經過杏娃探測，那通風管約有一百公尺長，當局先運來兩倍長的抗壓導管，以及大量經過稀釋的強力白膠。先將噴頭裝好，又在導管上裝設感應器，以便瞭解情況。再利用壓縮技術，將導管壓縮三十倍後，變成一根細繩，再從通風口出處插入。果然，在經過幾處體熱偵測器時，都因為導管太細，沒有感應到，最後終於伸到通風口的另一端。

杏娃立刻啟動高壓噴霧器，由這一端噴入大量膠霧。根據她事前的計算，在下落兩公尺後，便脫離了高壓區，壓力一減，膠霧迅即放大。

在洞內，只見一片白茫茫的霧氣突然由通風口散開，一時蔚為奇觀。人人說笑閒談之餘，那膠霧突然啾啾連聲，無端暴漲，一股苯的香氣四溢，白霧轉瞬變成黏著力極強的膠粒，一碰到人體立即依附在皮膚上。更糟的是，噴膠有極強的自體親和性，只要碰到相同的膠體，彼此就緊緊糾纏著，如果再加上一點動力，便會膠得更緊。

不到片刻，在主控室中，只見一團團白色的包裹由多變少，由小變大，一個個原本分離的膠人，已被糾成一堆，動彈不得。

四人發動動力梭，以五百公里的時速，猛然衝向洞口大門。但聞轟隆一聲巨響，大門已被撞穿。洞裡所有的系統顯然都癱瘓了，笨揮發的氣息瀰漫空中，聞之昏昏欲睡，就像進入幻境一般。

杏娃又捲起一陣狂風，將洞中餘氣逐盡。四人趕忙下棧，但見滿地白球，一時也分不出孰敵孰友。

杏娃說：「前面那個大球就是黑金剛他們，等我把金屬網先鋸開。」

說時，面前已是火花崩濺，蒙著白膠的金屬網被切斷了，果然動力梭就在下面，裡面七人已呈昏迷狀態。

只聽杏娃說：「糟了，笨！我少算了一件事，他們把壓縮空氣當作武器用掉了！」

衣紅急道：「那怎麼辦？已經過了六七個小時了，還有救嗎？」

杏娃如釋重負地說：「有救！有救！哈！原來對方也是笨蛋，動力梭頭的噴口已經打開了，他們不知道利用。只是口太小，空氣不足，所以裡面的人都昏倒了。」

杏娃把黑金剛諸人救醒了，洞裡的超級電腦在白膠的覆蓋下，高熱不能散發，而白膠遇熱收束更緊。線路燒壞了不說，有些機構也被破壞了。當局立即接管基地，凡是身上配有私用電腦的人，立刻就分辨出所在位置，便一一割膠，釋放出來。

文祥在割開一個膠球時，發現裡頭除了姜森外，身旁還有若傑和比爾，以及都陽十一鬼。他們顯然早被白衣長老制服了，全身五花大綁，又吸了不知什麼毒氣，此時全都昏迷不醒，文祥趕忙通知杏娃緊急治療。

白衣長老、珍妮、哈瑞等都在另一個膠袋中，只是沒有找到褐衣及黑衣長老，兩人可能已經走了。

黑金剛等人見了文祥，俱都羞愧不已。

文祥說：「這都是當局的功勞，我們只是打雜的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我們還不是打雜的？只是自己搞砸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要如何善後呢？我們來這裡，名不正言不順的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我們走吧！剩下的留給威靈頓處理！」

文祥說：「好主意，那白衣長老呢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我沒有看到他，我也管不著，讓該去火星的人去火星吧！萬一地球上沒有什麼可以征服了，我們到火星還有發展！」

一會兒，若傑和比爾先醒過來，一見文祥等人，若傑滿臉苦笑，說：「我永遠吃了心地不好的虧，也永遠佔了心地不好的便宜！」

文祥問：「怎麼說？」

若傑說：「這些毒氣也是我賣給他們的，老實說，我們哪裡有什麼芥子氣？大麻氣倒多的是，有人買，我當然賣。今天我有備而來，他所有的技倆我都有對策，就是沒想到他會用大麻氣『招待』我，害得我毫無抵抗能力！簡直飄飄欲仙！」

比爾說：「我還真以為要死了呢！吸得我暈頭轉向！」

若傑說：「早知如此，我當年就該用毒氣薰你！」

比爾說：「我們該走了，那邊的事才辦了一半！」

若傑說：「你做秘書還真不錯！我早忘了！」

文祥忙說：「這裡有幾個新朋友，我先介紹你們認識。」

若傑擺擺手，說：「不必，不必，我就是錯在朋友太多，行再相見！」說罷，已然影滅跡絕。

當下文祥把白衣長老等人放了，並且告訴他發射場還在，叫他立刻出發，當局會幫助他們。

白衣長老問：「你為什麼要放我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我要放你，是火星上的紅教教主想渡化你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笑話！我還想渡化他呢！」

文祥說：「好極了，你們在火星上互渡吧！」

都陽十一鬼與文祥原是舊識，文祥見不是人等頹喪無已，安慰他們道：「看開些吧！人生如逆水行舟，你們如果不能向上，必

然要被冲到下流的。」

不是人說：「你打算把我們怎樣？」

文祥說：「放你們回去，我只建議你們去一個地方……」

不是人說：「謝了！你既然說放，我們就閃人！」

十一鬼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姜森對湯姆回去後的表現大為滿意，向眾人謝了又謝。

文祥說：「中國有個成語叫『揠苗助長』，是說人太過急功近利，不顧現實真相，連種了稻麥，都等不及它成長，以為只要把苗拔高一些，收穫就近了。」

姜森有感而發：「是的，我們人類太無知，一切講求速成。仔細想想，我不但沒有幫助湯姆，反而害了他。」

文祥說：「說你害他倒也未必，這是應有的過程，有你關懷他的前因，才有今天必然的後果。我們中華文化，也是歷經幾千年，吃了不少虧，才累積了一些寶貴的教訓。」

衣紅說：「人只要能關心他人，就能累積經驗，就在成長。」

左非右若有所思地說：「這樣說來，所謂的定數，應該是整個環境中不變的常數，只有知道定數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。」

姜森聽了一楞，想了又想，忽然走上前去，緊緊握住左非右的雙手，激動地說：「謝謝你！謝謝你！聽你這麼一說，我才瞭解不二老人的苦心。」

左非右糊塗了：「我說了什麼，倒讓你開竅了？」

姜森說：「我們的文化以基督文明為主導，沒有形成易理這種定數的觀念。尤其在科學當道後，任何事物只要是不能實證的，一概都斥為迷信。連我們最崇敬的牛頓爵士，他花了不少時間研究煉金術以及聖經預言，都被後人詬病不已。」

「從我研究不二老人的思想開始，我就認定他是個有天分的怪物。老實說，我並不相信真有『易理判斷模組』這回事。但是為了取信大眾，也為了貶低他的價值，我故意把這件事與『河圖洛書』混為一談。」

左非右懂了一點，問道：「我那天為你判卦，你怎麼又相信呢？」

姜森笑道：「誰告訴我我相信了？事實上，不論你怎麼說我都不會相信。我看過太多魔術，不覺得有必要弄清楚真假。我們口裡喊著科學精神，骨子裡早把科學限制在極端有限的實驗範圍中了。」

左非右問：「那麼現在呢？」

姜森說：「我體會到一點，以我自己而言，我的成長在於我個人的經驗，全部的經驗就是我所具備的智慧。若要獲得更高的智慧，我就必須擴大到更大的環境中。依此類推，宇宙中最高的智慧，必定是一個不變的定數！當不二老人看到它時，他知道我們後人需要時間及歷練，才能到達那裡。季節不到，就是不能開花結果！」

黑金剛一直想不通，文祥等人是如何混進洞中的。他問文祥：「我知道你不想居功，可是我有點好奇，你們是怎麼進去的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個，我也不大清楚，你問當局去吧，她通知我們，我們就進去了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是當局叫我來問你的。」

文祥說：「喔！那你去問衣紅！她一定清楚。」

黑金剛便來問衣紅：「洞裡管制嚴密，你們怎麼進去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個？衝鋒陷陣風不懼最在行了，你問他去。」

黑金剛又問風不懼：「你們用什麼方法混進洞裡的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左非右叫我去，我就去了。」

黑金剛只好再來問左非右：「他們都不肯講，到底你們是怎麼成功的？」

左非右張大眼睛，無辜地說：「你問我？叫我問誰去？」

①果陀：《等待果陀》是「荒謬劇場」的名劇，沒有人看得懂，連作者貝克特自己都說：「如果我知道自己寫的是什麼，就不需要再等待了。」

「荒謬劇場」興起於一九四七年以後的法國，主要開創者為伊奧涅斯柯與貝克特。他們全盤否定人生的意義，在荒謬劇中充滿了古怪、苦澀、驚異、荒謬的笑料，與喜劇迥然不同。

②美的定義，可參考拙作《智慧學九論》第二百一十七頁，台灣商務印書館。

③拋光：將玉石表面磨成帶有曲率的光滑面。